

第一章 丞相喜怒無常

臘月，京中無風，也沒下雪，街道上行人不多，靜悄悄的巷子裡只有幾株枯樹光禿禿地靜立著。

紅牆綠瓦的豪闊大宅在冬日裡也顯出幾許蕭條，直至一輛精緻的馬車駛入巷口，府裡才有了些許動靜。

「回來了，公子回來了！」守在門邊的小廝竄進府裡去報信。

喊聲傳進書房隔壁的小院，謝雲苔坐在妝臺前怔了怔，長長歎出一口氣。

該來的還是來了。

半個月前，丞相府的管家周穆去萬牙婆那裡挑人，那日謝雲苔也剛到萬牙婆處。彼時她的父親已被扣為人質半個多月了，據說還帶著傷，她救父心切，見周穆的打扮該是達官顯貴家的人便衝了出去，求周穆買了她，當牛做馬她都願意。

她需要賣個高價，選定周穆也有點別的打算——她知道自己長了一張怎樣的臉，十二歲之後父母就不讓她自己出門，怕她出事，饒是這樣，在嘉縣一地她還是盛名在外，甚至有讀書人為她賦詩。

這樣的一張臉，出來賣身自是難以自保，可她還是想賭一把，在換得錢財之餘為自己多博一線機會。所以她路上便已盤算好了，若有機會便要進一等一的富貴人家，府中婢女多，主家亦見過世面，沒準兒就根本看不上她呢。

若是那樣，她便可安安穩穩地當差，好好攢錢，等到能為自己贖身那天她就離開，嫁給她的顧哥哥。

她知道這樣的機會小之又小，可饒是料到自己十之八九會賭輸，卻也沒料到會輸得這麼離譜——她來的這個地方，竟是大恒朝當今丞相蘇銜的府邸，而堂堂丞相府中只有她一個婢女。

準確些說，是五十歲以下的婢女只有她一個，除她之外還有兩個五六十歲的嬪嬪，與周穆一起打理府中之事，其他的下人就都是小廝了，偌大的府中再見不到半個女子的身影。

謝雲苔三個多月前才剛及笄，經過的事雖少卻不是傻子，這樣的情形，她清楚自己想清清白白地走出這道府門大抵是不可能的，倒很有可能連活著走出去都難，因為當今丞相實在是個怪人，行事之狠戾、喜怒之無常，街頭坊間交口相傳。

理好髮髻，謝雲苔自妝臺前起身，一步步向外走去，心中已頗有幾分赴死般的決然。

沿著小道向西走了一段，又往南一折，她遙遙看到隔了兩道大門的地方，一道身影正大步而來。

這道身影只有二十出頭的樣子，氣質與她想像裡浸淫官場之人大相徑庭，身姿頗長俊挺，穿著一襲淡青色的直裾，這般遠遠看著莫名有股仙氣。

年近半百的管家周穆其實已是氣度不一般的人了，跟在他身邊卻盡然失了光澤，謝雲苔好生怔了怔，才注意到周穆原來隨在身邊。

很快，來者邁過了離得遠些的那道門，不多時又邁過了謝雲苔面前這道，她垂眸福身，道了聲，「公子萬福。」

淡青色的身影在她面前稍停，謝雲苔低眉順眼，儘量做出乖順姿態。

下一瞬，下頷猛然被挑起，謝雲苔身形一顫，無可避免地對上他的臉，驀然屏住氣息。

這是張她形容不出也想像不到的臉，說眉目疏朗、說面容清逸都不假，又不盡然，一雙眼角微微上挑的眼眸深如寒潭，含著幾分玩味正打量她……她忽而感覺到他身上那不是仙氣，是妖氣！

她在家中閒讀話本時，常讀到美貌的女狐妖，卻不曾讀過男狐妖，這一瞬她看著他，覺得若世間有男狐妖，就該是這個樣子。

一息之後，蘇銜鬆開了她的下頷，輕咂了聲，「名字。」

謝雲苔再度低下頭，定住心神，「奴婢雙字雲苔。」

蘇銜皺了下眉，「姓呢？」

「……姓謝。」謝雲苔回道，只是簡單的一問一答而已，不知為何她越來越慌了，許是因為坊間那些關於他的傳言吧。

很快，她察覺到他的視線重新定在她面上，帶著幾許狐疑，「及笄了嗎？」

「及笄了的……」謝雲苔小聲回道：「奴婢生辰在中秋，及笄有三個多月了。」言畢，她聽到一聲散漫的「哦」。

他旋即又繼續向前走去，周穆多停了停，低聲吩咐她去備茶。

謝雲苔忙應下，蹭著牆根先一步往書房趕，去備蘇銜喜歡喝的茶。

蘇銜淡看著這小小的背影走遠。

周穆試探道：「這姑娘比阿致生得還美些吧？」

阿致是府裡的上一個通房，也是先前最美的一個，標緻的江南美人兒，彈得一手好琴。

蘇銜噴聲反問：「美有什麼用啊？」

阿致現下正被看押著，聽候發落。

周穆忙改口，「是，阿致眼皮子太淺了，杭州詹家才給了她一百兩黃金她就被說動了，真是……」

蘇銜在朝堂上樹敵頗多，不少政敵都愛往他府裡塞人探聽事情，察覺這一點後，蘇銜便頗有興致地往身邊添了通房，借貪戀美色之名行守株待兔之實。

過去的一年多裡，他身邊的人前前後後換了八個，其中兩個進來時就有問題，另外六個則是入府後被人重金買通。

蘇銜喜歡這樣戲弄對手的遊戲，尤其愛在知悉她們的身分後散些假消息出去。

不過她們背後的主子若是分量太輕就沒什麼意思了，這回的阿致就是這樣，區區杭州詹家，不值得堂堂丞相與他們鬥智鬥勇。

是以在去書房之前，蘇銜先去了阿致院子裡。

阿致在他月餘前離京時曾想潛入他房裡偷些信件，被周穆直接按下來，之後就一直被關在院中，已軟禁了一個多月。

阿致見了蘇銜就瑟縮地跪著，連頭都不敢抬，也不敢吭氣兒。

蘇銜意興闌珊地打量她，她已按周穆吩咐換回了入府那日的打扮，一身粗布製的

藏青色交領襦裙，頭上簪著一支簡陋的銀釵。

依照蘇銜定下的規矩，她沒惹出什麼大事，就可以怎麼來怎麼離開，若蘇銜日後要治詹家，與她沒什麼關係；若詹家恨她將事情搞砸要治她，與蘇銜也沒什麼關係。

但視線下移，蘇銜盯住了她的手，那善琴技的蔥白纖指上有一枚翠綠的玉戒指，上好的成色，卻不是她入府那天戴來的。

蘇銜淡聲提醒，「戒指。」

阿致猛地抬起頭，瞬間淚眼婆娑，「公子……這是奴婢與公子初見那日公子賞的，奴婢想留個念想……」

蘇銜眸光微瞇，眼中的那份意興闌珊已化作嫌棄，「蠢貨。」

都這個時候了還要做出一份深情的樣子來博他的同情，蠢得讓人頭疼。

不再多言一字，他提步離開，在他邁出院門的同時，一道黑影竄入院中，一把捂住阿致的嘴。

阿致杏目圓睜，想要掙扎，卻連一聲嗚咽也發不出來……

書房隔壁的小院裡，謝雲苔小心翼翼將茶烹好，再將茶晾至蘇銜喜歡的七分熱。趁著晾茶的工夫，她正好匆匆更衣，將身上的橙色衣裙換成碧綠的，以便一會兒去上茶。

府裡的下人說，蘇大丞相從前的一位廄房是因為穿錯衣服死的，她可不想重蹈覆轍。

推開房門，謝雲苔眼觀鼻、鼻觀心地端著茶盞步入書房，將其放到蘇銜手邊，又執起墨錠，安安靜靜地研起墨來。

他為什麼愛看她們穿綠衣奉茶呢？她們穿什麼與茶有什麼關係？

謝雲苔胡思亂想，目光一擲，驚地瞳孔顫抖，雙腿發軟地跌跪在地。

在蘇銜的案頭，離硯臺不過幾寸的地方放著一截手指。

那手指纖長蔥白，該是女孩子的，斷口處沾著血跡，略微往上一點的地方套著一枚質地上乘的碧色戒指。

謝雲苔周身戰慄，胸中一顆心擊得咚咚直響，反胃感被這心跳激起，一陣陣地向上蔓延。

短暫的安寂之後，衣袍的摩挲聲響起來，明明微不可尋，卻引得她又一陣輕顫，覺得這聲音好像毒蛇吐信。

「這麼害怕嗎？」蘇銜聲音裡透著饒有興味的味道，沒有等她作答，他就又說：「手指而已，妳也有啊。」

接著，一道綠光自眼前滑下，落在她披散在地的柔軟廣袖上。「賞妳了。」

是那枚玉戒指，沾著血跡，在她袖上染出點點汙色。

謝雲苔僵住，目光所及之處，色澤柔和的綠色衣裙和玉戒指莫名變得刺眼，讓她避之唯恐不及。

然後，她聽到一聲懶懶的哈欠聲，「知道她犯了什麼錯嗎？」

謝雲苔幾乎要哭出來，「奴婢……奴婢不知道……」

「哈哈。」

她聽到短促的笑容，眼角瞥見人影一動，她下意識抬眸，蘇銜正伸了個懶腰，大長腿無所顧忌地翹上桌面。

下一瞬，他也看過來，她來不及躲閃，兩人視線相交。

蘇銜眼眸微瞇，居高臨下地打量著她，「誰讓她不穿白衣研墨。」

謝雲苔低頭看著自己身上的綠衣，恐懼像是一縷墜入水中的墨汁，悄無聲息地蔓延向四肢百骸，她渾身都開始發冷，戰慄如篩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。

蘇銜皺起眉頭，膽子這麼小啊？沒勁。

他指間還捏著那根手指，無所事事地湊到鼻前嗅了嗅，阿致不僅善琴藝，還善製香，柔荑總是帶著股淺淡的幽香，但現在他聞到的只有鐵鏽般的血腥氣。

蘇銜嫌棄地將手指也向旁一丟，手指落地骨碌碌一滾，滾到碧色的裙邊，謝雲苔嚇得幾要叫出聲，卻硬是及時捂住嘴，一點聲音也沒出。

蘇銜不禁多看她一眼，淡聲又道：「長得好看，放退妳了。找個地方把它埋了。」謝雲苔頓覺逃過了一劫，顧不上再怕這手指，咬著牙將它與戒指一把抓起，磕了個頭，逃也似的告退。

恐懼感直到她蹲在院後樹下挖坑時才遲鈍地返回，在將手指放進坑中的瞬間，謝雲苔猛地一陣反胃，捂住嘴乾嘔不止，卻什麼都吐不出來。

待得反胃感淡去，謝雲苔閉著眼睛，胡亂抓了兩把土往坑裡塞去，才敢睜眼，見確實已看不見那根可怕的手指了，她終於吁了口氣，好好地又填了填土。

手指完全埋好，謝雲苔抹了把額上的冷汗，起身離開。想了想，先回了自己房中一趟，仔細洗淨手上的泥土，然後尋了三支香點燃，又跑回院後的樹下，將香插進了方才埋手指的地方。

蘇銜沒說手指的主人死了，但她想應該是死了吧，只因穿錯衣服就丢了性命，實在讓人唏噓。

再說，蘇銜喜怒無常，沒準兒她就是下一個呢？現下好好的敬個香，來日黃泉路上或許就有個伴，免得牛頭馬面看她孤身一人就來嚇她。

謝雲苔這般想著，敬好香後還恭恭敬敬拜了三拜，雙手合十，小聲說道：「好姊姊，我不知妳是誰，但我知妳去得冤。常言道善惡有報，妳在陰間好好的待著吧，這草菅人命的帳自有閻王爺替妳記著！妳莫要氣不過出來尋仇，不然萬一被驅了三魂七魄，就沒辦法投胎了，為了這等惡人將生生世世都搭上，不值當的……」她聲音壓得極低，已近自言自語，語重心長，懇切萬分。

幾丈外書房院中的高壯松樹上，謝雲苔所說的一字字在屏息運氣間清晰落入耳中，蘇銜眉頭微挑，目光刷在少女後背上。

舒了口氣，謝雲苔拎裙起身，在她轉身的一瞬，樹上的人影消失無蹤。

繞過後牆，謝雲苔走過院牆邊的石子路回到書房院門前，剛要進院，被一小廝擋了去路，「這位姑娘。」

她駐足打量，見這人面生，自己並未見過。

小廝也打量著她，笑道：「姑娘可是新來的？我是老夫人身邊的人，老夫人聽聞丞相大人回來了，讓我來傳個話，今晚請丞相大人一道過去用個膳。」

他口中的老夫人按輩分算是蘇銜的祖母，謝雲苔入府有些時日，對蘇家的關係也知曉一些，便福了福身，「知道了，我去稟話。」

那小廝哎了一聲，並不多留，利索地離開。

謝雲苔邁進院門，又推門進了書房，見蘇銜正提筆寫著什麼，便行至周穆身邊，「穆叔……」壓低聲音，將方才那小廝所言之事一五一十說與周穆。

蘇銜聞聲心下不由嗤笑，待她說完退開兩步，他帶著惑色抬頭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公子。」周穆揖道：「蘇老夫人請您晚上過去用膳。」

蘇老夫人？謝雲苔偏頭看看周穆，覺得這稱呼好奇怪，這般帶著夫姓倒像稱呼外人似的，但她不好多問，只得一言不發地等蘇銜反應。

蘇銜頷首，「知道了。」

第二章 疏離的家人

當日傍晚，蘇銜在夕陽西斜之時放下手中事務，走出書房，徒步往東邊去。

他無意多帶下人，連周穆也沒有跟著，只謝雲苔一人隨在他身側，她盡力不發出一點聲響，生怕被他注意到，一路都戰戰兢兢。

與其他府邸相比，蘇府的格局很有些怪，不似尋常府邸那般，大門打開往裡便是一進進的府門，若將道道府門都打開就可一眼望進宅子深處，而是自頭一進大門內就分了兩道岔路，一條往東一條往西，在東西兩側分別可見到下一進府邸。

東側的門內是蘇家一大家子，西側則都是蘇銜的宅院，中軸線上原該是各道府門與正廳的位置則是一堵厚牆，將東西兩側分割開來，唯正當中有三扇門，中間那扇大的供府中主子們走，兩側供下人走，以此連接東西兩側，但平日裡也不開。換言之，整個蘇府只是從外面看上去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完整府邸，內部其實是兩座獨立的府宅，一邊坐西朝東，一邊坐東朝西，各有各的前宅後院，只要正當中的門不開，就相互沒什麼走動。

這樣的格局聞所未聞，謝雲苔入府第二天就覺得奇怪了，也不知京中達官顯貴若來蘇府做客見了這樣的格局會如何想，後來聽說旁人並不敢議論蘇府的格局，蓋因這是當今聖上親自下旨修建。

蘇府原本只有東邊那一片，後來蘇銜當了丞相，皇帝對他信重有加，想為其在皇城之中單賜一座府邸，他卻不願離開蘇家，最後皇帝便下旨這樣擴建了蘇家的宅邸，讓他既還在蘇家之中，又有一片獨院。

謝雲苔聽罷這解釋還是覺得怪，可一時間又想不清楚究竟哪裡怪，只得作罷。

蘇銜行至正當中的那扇大門時，門已經打開，幾個小廝畢恭畢敬候在門口，無一不堆著笑，見了他就連連拱手，「大人這邊請。」

蘇銜神情慚愧，也不吭聲，就跟著他們走。

幾人都識趣地隨在後頭，只一人在前引路，便是早些時候去與謝雲苔遞話的那個。他面上的笑容始終不變，熱絡道：「大人出京辦差，這一走就是一個多月，老夫

人一直念叨著，今日倒是巧了，表小姐昨日剛到府裡，老夫人正說讓她見一見您，您今日就回來了。您還記得表小姐吧？早些年表小姐在府裡借住……」

蘇銜直接打斷，「不記得。」

小廝噎了下，尷尬地抬眸看看蘇銜的神情，識相地閉口，後半程便都走得很安靜，除卻腳步聲與冬日夜晚的颯颯風聲，再聽不到別的聲響。

走了約莫半刻鐘，用膳的花廳終於映入眼簾，謝雲苔這才知道蘇家一大家子有多少人。

偌大的廳裡足有十幾桌，這家宴並未男女分席，而是按一個個小家坐的，是以這十幾桌倒並未桌桌都坐滿，但林林總總算下來，幾十口人總還是有的。

頂端正當中的一席是蘇家老爺子蘇重山與蘇老夫人的席位，右首一席空著，一個人也沒有。

蘇銜不多言，徑直走向那一席，謝雲苔安安靜靜跟著，卻敏銳地察覺到了氣氛的微妙。

這種微妙是從蘇銜進屋那一瞬就湧起來的，整個花廳安寂無聲，每個人都在打量他，神情各不相同，當中有幾人似有幾分想要搭話的樣子，又無一不欲言又止，這份安寂便持續了下去。

蘇銜一句話都沒說，神色清淡地落坐便拿起筷子信手磕齊，直接夾菜，看上去彷彿周圍的人皆不存在，他只是獨自來吃個飯一樣。

安寂又蔓延了一息，蘇重山沉聲開口，「都用膳吧。」

微妙的寂靜這才被眾人紛紛執箸的聲音打破，氣氛緩和過來些，蘇老夫人慈眉善目地望過來，「阿銜啊，詩蘅你可還記得？」

蘇銜忽而偏頭，咧嘴一笑，伸手環在謝雲苔腰上，「想著事情，倒把你忘了。」

蘇老夫人語聲噎住。

謝雲苔一怔，她想掙扎，但覺他暗暗使力，硬將她攬著坐下，心中慌了一瞬，再不敢掙了，怕他這就送她給那根手指頭的主人一起走黃泉路。

她僵硬地坐著，蘇銜噙著笑意湊近，舉動親密得讓她面紅耳赤，可想到那根手指她又頭皮發麻。

目光在面前的美味佳餚上掃了一圈，蘇銜夾了塊雞丁餵到她嘴邊，「乖啊，我有討厭的人要應付，美人兒妳自己吃。」

謝雲苔後脊發涼，木木地張口將那塊雞丁吃進去，味如嚼蠟。

蘇銜很有耐心地看著她嚼了會兒，才恍悟般看向蘇老夫人，「什麼詩蘅？」

「哦，詩蘅……」蘇老夫人順順氣，向席間招手，「詩蘅來。」

謝雲苔不安地偏頭，只見一道倩影正從不遠處的席間起身，桃色衣裙嬌俏動人。

「表哥。」林詩蘅在離蘇銜三兩步的地方福了福，神色已有些訕訕。

蘇銜方才那句「討厭的人」她聽見了，況且他還有美人在懷，這情景著實窘迫。

謝雲苔低著頭，在心驚肉跳中迫使自己定住神，然後小心地偷掃了蘇銜一眼，在他眼底捕捉到幾分戲謔。

她看出來了，他是在成心氣人，那她可不能說錯話。

她要活下去，就要討好他！

林詩蘅有些緊張地望著蘇銜，一方淡粉的絹帕在手中被攥了又攥，直擰出一道道細褶，她才終於橫下心，揚起笑容繼續說話，「表哥還記得我吧，一別數年不見，表哥已官拜丞相，我在老家聽說時真為表哥歡喜。」

蘇銜似笑非笑地打量著她，身子微向後仰，雙臂張開，慵懶意味十足地癱靠向椅背，「我們見過？」

林詩蘅神情一僵，滿屋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，讓她覺得顏面掃地。偏偏蘇銜已將視線收回，更讓她覺得無地自容。

她知道自己小時候幹過什麼混帳事，如今也是迫不得已，才把蘇銜當做救命稻草，壯著膽子一試。

她父親是個文人，即便做了官也難改身上那股酸腐氣，近來不知發了什麼瘋，非要將她嫁給老家的一個趙姓秀才。那秀才窮得過年都買不起一雙新鞋，父親卻著魔似的總在念叨他多麼才華橫溢。

林詩蘅都不敢想那樣粗茶淡飯的日子怎麼過，可父親那個擰勁兒她是拗不過的，唯有位高權重的人開口讓他沒有爭辯餘地才行，林詩蘅便想到了這個表哥。

她並不求他真的娶她為妻，就是在他府裡做妾想來也比嫁給一個窮秀才強。

後半輩子的指望繫於此時，林詩蘅定住心神，硬著頭皮續道：「見過的呀，我們小時候是一起讀書的，表哥不記得了？」

「呵……」蘇銜輕笑，話剛要出口，白瓷酒盅突然映進視線。

他低下眼，謝雲苔正將酒盅送到他口邊，美眸偷偷掃向他，又在視線與他相觸的剎那低了下去，低語呢喃，「公子先用膳嘛，菜都要涼了。」

廳中眾人無不屏息，道道目光直射而來，蘇府上下先前都不曾見過謝雲苔，但見蘇銜適才的舉動也能知曉她是什麼身分，一時眾人無不在想：不得了，丞相身邊新來的小通房和表小姐叫板了。

蘇銜睇著她，眼底的陰翳中漫出一縷笑意，有意思。

旁人看不到她的細微舉動，但他離得夠近，清晰地看到她的手極快又極輕的一直在顫，靠在他身邊的半側身子其實並未與他挨著，眼皮更不敢抬一下，長而翹的羽睫顫抖著，原該頗帶撩撥意味的舉動讓她這樣做出來，好像是在給她上刑。

好笑地撇了下嘴，蘇銜氣定神閒地頷首，薄唇湊到酒盅邊抿酒。

謝雲苔沒想到他會直接湊過來喝，短暫一慌，忙將酒盅扶穩，心跳越來越快，雙頰也燙起來。

她私心裡覺得自己這樣傷風敗俗，可是保命要緊呀。她若不讓他覺得合意，哪天他不高興了想殺她就是一句話的事，若她讓他滿意一些，他或許就能多容忍她一點錯處。

蘇銜將酒飲盡，她正將酒盅放回桌上，他手輕抬，攬在她肩頭，察覺到她肩頭一縮又猛地忍住，蘇銜修長的食指伸出，在她下頷上一劃，「謝雲苔。」

連名帶姓的叫法讓她脊背猛地挺直，他漫不經心地笑笑，問她，「妳喜歡她嗎？若是喜歡，帶回去與妳做個伴兒？」

這一句話足以令林詩蘅雙頰漲紅，她是沒想過能給堂堂丞相當正室，可到底也是官宦家的女兒，又與蘇家沾親帶故，他這樣問一個通房是什麼意思？

林詩蘅羞怒交加，「表哥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謝雲苔只作未聞，想了一想，認真地告訴他，「奴婢院子裡住不下了。」

「妳……」林詩蘅深吸氣，被他們一唱一和的貶低氣得恍惚。

蘇銜睨著謝雲苔，眸光微瞇，半晌發出一串笑音，「哈哈哈哈——」

他的笑聲在廳裡撞響，閉上眼聽可稱清朗，然眾人睜著眼明明白白看著是誰在笑，連僵硬地附和一笑都不敢。

這笑音又在一息間驟然收住，蘇銜自斟自飲了一杯，繼而抬手撫在謝雲苔額上。被一個長得妖異又殺人如麻的男人摸頭，謝雲苔微不可察地打了個寒噤。

蘇銜似乎沒注意到，心情大好的抬眸乜著林詩蘅，笑道：「先來後到，眼下小美人兒不樂意，只好算了。但表妹別急，若哪天我不高興把她掐死了，一定收表妹入府。」

這回謝雲苔大大抖了一下，林詩蘅亦哆嗦了一陣，那股羞惱轉瞬又湧上來，她面紅耳赤，「我何時、何時說過要去表哥府裡，表哥莫要自作……」

蘇銜一道眼風劃過，林詩蘅沒吐出的「多情」二字狠狠咬住。

他們都已是及笄及冠的年紀，平日自要守著男女大防，長輩這般引見，闔府上下誰不知是什麼意思，她這般解釋不過是硬給自己找個臺階罷了，聽著都色厲內茬。換做旁人多半會不置可否給她個臺階，可她險些忘了蘇銜的惡名，這個人雖有治國之才，但小肚雞腸之名在外，行事又沒規沒矩，哪怕口頭上的虧也是不肯吃的。兩年多前，二十一歲的蘇銜初登丞相之位，這個年紀的丞相在大恒朝從未有過，就是將這年紀翻個倍，能當丞相的都無幾人，位至六部尚書、侍郎已是個中翹楚。朝中自然有人不服，有個膽子大的翰林編了首打油詩來罵他，交口相傳之下，兩日之間便已流傳甚廣。

許多人靜觀其變，均想看看這位新丞相是怎樣的性子，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會怎麼燒，卻是誰也沒想到，蘇銜竟趁夜端著個糞盆飛簷走壁進了那翰林家中，在外一叩門，那翰林剛推門而出，就被一盆子兜頭澆下。

這一盆屎震驚滿朝，彈劾的奏疏瞬間堆滿了御案，本本直指蘇銜行事輕狂，不堪為相。

蘇銜大大方方把官印拿到早朝上一放，先說自己要辭官不幹了，接著一臉不耐地舌戰群儒，「我位在丞相，區區一個翰林寫打油詩罵我，滿朝文武緘口不言，無人指摘半句；我自己出手回擊，倒成了行事不端？豈有這樣的道理？」

朝臣一時啞口無言，確實，蘇銜位高權重，區區一個翰林這般罵他已是大不敬。皇帝惜才，出言相勸，先勸蘇銜好好為官，又道他不該這般將朝堂當兒戲，「對朝臣心懷不滿可上疏彈劾，覺得官吏不敬可依律整治，沒有潑糞盆的道理。」

蘇銜當朝哈哈一笑，「陛下說得是，對朝臣心懷不滿可上疏彈劾，覺得官吏不敬可依律整治，豈有寫打油詩罵人的道理，這是頑劣孩童吵架時的把戲，便也只配這兒戲的反擊，讓臣為此上疏，臣嫌浪費筆墨；讓臣為此依律整治，臣更嫌辱了

我大恒律例。」

許多朝臣至今都還記得他當時勾起唇角的那抹嘲笑，明明是蠻不講理的話，卻讓他說得理直氣壯，蘇銜的惡名大約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積累的，加上後來坊間漸傳他手上人命無數，事到如今天下都道他張狂乖戾。

林詩蘅可沒底氣招惹他，若他脾氣上來也趁夜潑她一身糞，她就沒臉活下去了，只得將那句「自作多情」的指責嚥回去，銀牙狠咬，訕訕垂首，「表哥不喜歡我，我自不會強求，表哥不必解釋這麼多。」

言畢一福，忿忿轉身，回席落坐。

謝雲苔略微鬆口氣，想著坊間傳言與那根手指，她方才真擔心蘇銜當眾殺個人什麼的。

視線收回來，她看看蘇銜，小心試探，「奴婢幫公子盛碗湯？」

她邊說邊要起身，想趁幫他盛湯的機會從他懷裡躲開，卻被他一把將手攥住。

「小美人兒妳說得對啊。」蘇銜以手支頤，鎖著眉按太陽穴。

謝雲苔茫然，「奴婢說什麼了？」

「菜都涼了。」他又笑出來，旁邊當即有同樣剛鬆了口氣的蘇家長輩吩咐下人幫他熱熱菜，他卻已拉著謝雲苔站起身，不由分說往外走去，「沒勁，走，回家吃熱的去。」

謝雲苔不敢掙扎，被他攥著手隨在身側，走得趔趄趄趄。

她知道這是逢場作戲，畢竟他們今日才見面，熟都算不上，可他出了門還是沒鬆開她，就這麼攥著她的手走得大步流星，她忍不住覺得他是不是把她忘了啊……待得邁過府門，進了丞相府的範圍，謝雲苔終是按捺不住掙了一下，他沒什麼反應，她就又掙了一下。

這回他回過頭了。

「謝雲苔。」昏暗的天色中，妖異的桃花眼眺出的凌光讓她一個激靈，然後視線不快地落在她剛掙了兩下的手上，「我在想事，妳老實點。」

「……哦。」謝雲苔立刻點頭如搗蒜。

你想事就好好想，鬆開我——這句話她敢想不敢說。

蘇銜看她的目光變得有點古怪，他見過的美人兒不少，婀娜的嬌羞的，端莊的颯爽的，就算討好也會進退有度，如此將膽怯寫在臉上的倒是頭一個，細品還有幾分狗腿，可這狗腿小美人偏還生得比她們都好看。

蘇銜兀自一哂，大步流星地又向前走去，仍未鬆手。

謝雲苔只得趔趄趄趄地繼續跟著，走慢了怕他拽得費力要不高興，走快了又怕踩到他的鞋跟，一路走得好累。

進了書房，蘇銜終於將她鬆開，抬頭的一瞬，他反手將她一推，「出去候著。」

她尚不及抬眼看上一看，他頑長的身形就擋住了她的大半視線，她只來得及看到漆黑的屋中還有一道身影，聽到他的話忙依言離開，識趣地退到院外。

屋裡的燈火很快燃明，從影子看，房中確是多了一名男子，蘇銜與他一坐一立，應是在議事，然謝雲苔站得遠，一個字也聽不見，就算能聽見她也不想聽。

蘇銜那樣的身分那樣的性子，有的事她還是不知道為好，少知道點祕密興許能保命，家國大事與她無關，她只想好好活到贖身出府。

長夜漫漫，謝雲苔立在院外靜靜地等著，等了不知多久，打更聲響起，可屋裡的議事還沒結束，兩道人影在這段不短的時間裡幾乎動都沒動一下。

又過一會兒，周穆從廂房走出來，謝雲苔忙一福，「穆叔。」

「妳去歇著吧。」周穆和顏悅色，「不知要議多久，妳不必守著。」

謝雲苔又福了福，就告退了，明日她不當值，而且頤哥哥要來看她。

程頤不僅是她的未婚夫，還是她爹娘的義子，就算現下看情形她十之八九沒辦法清清白白地嫁給他了，也不能讓他與爹娘多擔心。

這晚謝雲苔作了個好夢，夢中家裡還沒出事，父親走鏢歸來，給她帶了江南的糕點，母親在幫她繡嫁衣，頤哥哥坐在窗邊讀著書，他該是明年參加科考，說若中了舉人就娶她。

她好奇問他，「萬一中不了呢？」

程頤想了想，一笑，「那我會接著考，妳若不嫌棄我，我們就先成婚，妳若想等等，便等我考上再說。」

夢裡她如那次交談一般，嗔怒地別過頭，「我哪會因為中不中舉嫌棄你？你就是成心氣我呢。」

程頤將她抱住，笑著哄她，「沒有沒有，我只是想妳開心罷了。」

坐在窗邊的母親抬頭看過來，眼中有兩分責備，但眼底也是笑意一片，「阿苔快別鬧了，讓他好好讀書。」

她笑吟吟應了聲，美眸抬起，又看了程頤一眼，誰知卻突然成了蘇銜那張臉！

他噙著若有似無的笑意逼近，執起她的下頷端詳著她。

謝雲苔嚇得低叫，瞬間睜開眼，眼前一片明亮，天亮了。

她喘著氣坐起身，慢慢讓自己安下心來，而後打水盥洗，仔仔細細地綰好髮髻、梳好妝，挑了身孔雀藍的對襟襦裙來穿。

謝雲苔其實並不太喜歡藍色，但她知道程頤喜歡。

她起床的時辰晚了些，待得收拾妥當，便差不多到與程頤約定的時間了，謝雲苔拉開抽屜，把蘇銜昨日賞她的那枚玉戒指拿出來裝在荷包裡，一併拿走。

第三章 不願伺候他

隔壁院中，蘇銜昨日剛趕回京中，又議事到深夜，今晨便沒去上朝，悠哉地傳了早膳來用。

他早膳一貫不會用太多，常是細品一碗熬得香糯的小米粥了事，皇帝知道他的口味後，府中用的小米就都是宮中賞下來的貢米了，香甜味絕好。

最後一口用完，蘇銜擱下碗，無聊地坐了會兒，咂咂嘴，他沒睡夠，不想理事，於是踱出房門，縱身一躍，消失無蹤。

兒時他最討厭這樣的深宅大院，因為他總是孤零零的，人人都厭惡他，這深宅大院便如同一頭巨獸，他總覺得自己會在某一日神不知鬼不覺被它吞噬，連骨頭渣都不剩。

但學了一身功夫之後，這份恐懼便蕩然無存了，他憑著一身功夫開始在府裡找樂子，最初還會被抓包，但很快就再沒人能察覺他的蹤影。

他慢慢看清了，府裡幾乎每個人都有兩副面孔。譬如大伯父身邊那個對大伯父最是依賴的小妾，不知何時早已與三叔不清不楚了；還有他那個平日裡不苟言笑的祖父，私下裡的醜事可不止一件兩件。

這幫道貌岸然的偽君子讓他對蘇家僅有的愧疚，和因愧疚恨意糾纏而生的煎熬再不復存在，這一家子沒有誰比誰更乾淨，比他更醜的家醜多了去了。

淡青色的身影疾速劃過亭臺樓閣，快到幾不可見，踏過青瓦也悄無聲息，蘇銜很快便走完了一圈，直到繞至後門，身形微微一頓。

他目光飛速一尋，隱入與後門緊鄰的一方小院裡，這小院地處他自己府中，當下又無人居住，是絕好的隱匿之所。

他從後牆上的小窗望出去，便見謝雲苔正與一年輕男子談笑。

蘇銜眼眸微凜，這小狗腿原也是入府前就已有別主？

見謝雲苔低頭摸起荷包，纖指探進去一觸，取了一物出來，蘇銜眼力極佳，一眼便看出那是從阿致指上取下的那枚戒指。

他皺起眉，屏息運氣，話音驟然清晰，聲聲入耳。

「……這是我昨日得的賞，你拿去變賣了給爹娘吧。」謝雲苔道。

蘇銜微怔，心情複雜。

他以為她膽子小，將那戒指埋了還要上炷香說會兒話，生怕被冤魂索命的樣子，沒想到這戒指竟還留著，要拿來接濟家裡。

小狗腿窮瘋了吧？蘇銜心裡揶揄著。

牆外，謝雲苔已將戒指遞給程頤，程頤一看也知價值不菲，忙反手推回，「妳留著，不然我變賣了換錢拿給妳？家裡都好，妳快攢錢給自己贖身便是。」

謝雲苔搖搖頭，「我不知道我能活到哪天，若我還沒攢夠錢，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了，這些多半也沒辦法帶給家裡，不如先交給爹娘，家裡有地方要用錢便用，沒地方要用錢就替我攢著。」

程頤抿唇，半晌無話，眼底一片心疼，而後輕輕又道：「我還是覺得該將家中的宅子賣了，不該是妳溜出來賣身。」

「家中值錢的東西早已盡數變賣，再賣了宅子，一家子人露宿街頭喝西北風嗎？」

謝雲苔淡淡抬眸，神色沉靜，全無昔日依偎父母身側撒嬌的模樣。

程頤微微一滯，復又不甘地沉歎。

「不說這個了，相爺對妳……」聲音到此猛地卡住，好一會兒他才又續言，「不管怎樣，我和爹娘等妳回來。」

「嗯。」謝雲苔點頭，心中酸楚。

她原想告訴程頤，蘇銜還沒動她，轉念一想，這話不提也罷。

這種事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，給他個虛幻的念想有什麼意義？若真要她在此事上說什麼，她寧可在事到臨頭的時候看看有沒有可能求蘇銜放她一馬。

牆邊小窗後，蘇銜嘴角輕扯，這兩位難道是兄妹？

他捕捉到了程頤那句「不該是妳溜出來賣身」，鎖眉品了半天這個「溜」字，覺得還真有意思。

這時謝雲苔與程頤的談話已經結束，她準備從後門回到府中。

後門與蘇銜藏身的小院只有一牆之隔，他凝神一想，倏爾閃身而出，旋即聞得謝雲苔驚叫，「啊！」

謝雲苔直往後退了兩步才定住腳，看著他，櫻唇打架，「公公公子？」

「謝雲苔。」蘇銜抱臂，淡睇著她的臉，「府裡賞的東西，不許往外送。」

只這一句話，謝雲苔便撲通跪地，連嬌柔悅耳的聲音都在抖，「公子……」只喚了一聲就哽咽起來。

蘇銜定睛，緋紅正從她眼周滲出，染了一片，不禁神情複雜地看著她。

自己溜出來賣身的魄力呢？在家宴上察言觀色地跟他做戲的膽識呢？她是眼下才在他面前裝慾，還是方才在她哥哥面前強撐？

他饒有興味地繞著她踱了一圈，謝雲苔懼意越濃，肩頭緊繃起，頭也越埋越低。

他在她背後站定，又是慣有的懶散模樣，「這麼怕我啊？」

「是……」謝雲苔脫口而出，轉瞬又察覺不對，立即否認，「沒有！」

哦，看來慾是真的。

蘇銜更想笑了，好生欣賞了她顫抖不停的背影半晌，斂去笑容，從她身側走過去。

沒被叫起身的謝雲苔原本還有些慌，隨即聽到他說：「有信要回，去研墨。」

「諾！」謝雲苔應聲，連忙提裙爬起來跟上他。

蘇銜側眸淡看她斜映過來的影子，看到的就是一副徹頭徹尾的唯唯諾諾樣，這樣姣好的小美人狗腿起來別有一番意趣，尤其她背後還有副沉靜面孔，更好玩了。謝雲苔隨他走了一小段後略微鬆下勁兒，驀地想起一事，小心地瞧了瞧他的神情，「公子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「奴婢先去更衣。」她的聲音低如蚊蚋。

不穿白衣研墨要送命，她記得的！

蘇銜無語地又掃了她一眼，「嗯。」

謝雲苔為著往府外送東西的事提心吊膽了大半天，蘇銜寫回信，她在旁邊連呼吸都放得很輕。

蘇銜跟前沒有什麼重活需要她做，只是其間換茶研墨讓她來來回回換了好幾次衣服，冬日裡衣衫又厚，倒每次都折騰得一身汗。

但她自是不敢偷懶的，關於蘇銜殺人不眨眼的傳聞，街頭坊間誰沒聽過一點？

如此一直捱到傍晚，蘇銜都沒算她給程頤東西的帳，謝雲苔才算安心地用了晚膳。晚膳之後有兩刻鐘小歇，她就找了本書來讀，俄而聽見有人叩門，謝雲苔忙去將門打開，便見外頭是府裡兩位嬪嬪中的一個。

謝雲苔忙退開半步請嬪嬪進來，那嬪嬪邁進門檻，面容和善地笑說：「晚上不必

妳守在書房了。我去給妳備水，妳好好沐浴更衣。」

謝雲苔一時不解，「沐浴更衣幹什麼？」

正要提步離開的嬪嬪回看過來，一臉的好笑，是以不必這嬪嬪再答話，謝雲苔猛然反應過來，意思是蘇銜要她今晚……

她驟然面紅耳赤，緋紅一直染到耳根。

嬪嬪見狀便知她懂了，一笑，「那我去了，在公子臥房邊的西廂房，一會兒備好了直接叫人來喊妳。」

謝雲苔想應一聲，但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卡住，一丁點聲音都發不出，見嬪嬪還在等她回應，迫著自己點了點頭，嬪嬪就離開了。

房門闔上，謝雲苔沒了看書的閒心，木木地坐到床邊，腦子裡都是空的。

入府後發覺府裡只有她一個年輕丫鬟，她便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，可眼下就這麼來了，她又像從未料到一般茫然無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轉念想想，其實這也沒什麼覺得突然的，她是什麼身分，蘇銜又是什麼身分？她在他身邊伺候，這種事難道還能要求他提前知會一聲，讓她準備幾日不成？想來也是沒那個道理的。

可她仍是久久懵著，說不清自己在懵什麼，就是回不過勁來。

房門在一刻鐘後再度被叩響，謝雲苔怔怔抬頭，深緩了兩口氣靜下心緒，再度上前開門。

門外仍是方才那位嬪嬪，慈眉善目地領著她往前走。

她所住的這方院子隔壁是蘇銜的書房，但蘇銜其實還有一處單獨的臥房，離此處有些距離，很是繞了一段路才到。

蘇銜尚在書房之中沒有回來，院子裡安安靜靜，正屋連燈也沒點，唯用作浴房的西廂房裡亮著燈火，嬪嬪為她推開門，她便看到裡面氤氳著的水氣。

謝雲苔走進去，注意到浴桶中飄著色澤紅豔的花瓣，旁邊矮櫃上寢衣與擦身的帕子都備好了，遙遙一看就知都是上好的料子，是她從前家境不錯時也沒見過的上好綢緞。

嬪嬪跟她說：「姑娘，我在外面守著，妳若有事就喊我一聲。」

謝雲苔怔怔點頭，「好。」

繼而浴房的門闔上，她呆呆地站在那兒，又在某一刻突然回神，僵硬地抬手褪去身上的衣服。

她雖然早就想過這一天，但並未想過自己在這一天到來時會是怎樣的心情，更不知自己原來會這麼順從。

別無選擇之下，除卻順從似乎也沒別的辦法了。

身子浸進飄著花香的熱水裡，謝雲苔緊繃的身子一鬆，眼淚忽地湧了出來，一下子明白自己為何會這樣低落了，因為在她心裡，這件事情不該是這樣的呀！

她原該在程頤科考後與他成婚，然後迎來她期待多時的洞房花燭夜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，被一個連熟悉都算不上的男人漫不經心地睡了。

家裡的事情發生得太突然，誰都沒有準備，她不及多想就已然投身事中，忙著幫

母親應付，偶爾獨自靜想仍會覺得一切都那麼不真切。
但現下的事情讓一切都變得真切，加倍的真切了。
從前的安穩脆弱不堪，在一夕間就已支離破碎。
謝雲苔越想越難過，眼淚一流就沒完沒了，她撩起水將眼淚抹掉，眼淚便和水融在一起，花香也變得鹹鹹苦苦的。
等她穿好衣服拉開門，那位嬪嬪就進了浴房，讓她坐到妝臺前幫她絞乾頭髮。
謝雲苔一頭長髮烏亮柔順，嬪嬪邊梳邊誇，言畢看看她泛紅的眼眶，又溫聲勸道：
「姑娘別怕，咱們公子很疼人的。」
謝雲苔蹙起秀眉從鏡中看她。
很疼人？穿錯衣服就剁手指的那種疼嗎？
但嬪嬪沒再看她，為她綰了個簡單的髮髻，取了件厚實的斗篷來為她披上，「姑娘先去房裡等吧，公子大概也快過來了。」
謝雲苔沒多說話，點點頭，披著斗篷走出西廂房，才發現外面在飄雪。
從迴廊步入臥房，她脫掉斗篷後就只剩了寢衣，這明顯是男人住處的房間令她局促不安起來，她望著四周，只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索性先一步上了床，縮進被子裡。

書房中，嬪嬪剛來回了話說謝氏已準備妥當，周穆便看到蘇銜唇角勾起一弧笑，他執著筆正在寫明日早朝要用的摺子，這一弧笑直至落筆都沒淡去。
周穆打量著他問：「公子很喜歡這謝氏？」
「倒也沒有。」蘇銜仰在靠背上，頓了頓又說：「好玩啊。」
對他狗腿得毫不掩飾的人他見過很多，美人兒他亦見過很多，但身為美人兒還狗腿得毫不掩飾，半分矜持也沒有的人，他沒見過啊。
不知這種小美人兒在床上是什麼樣？
蘇銜懷著好奇，將寫罷的奏章讀了一遍，便向外走去。
他習武多年，且不像大多數人那樣只練拳腳上的外功，一身功夫皆由皇帝身邊的暗營所授，內功比外功更為深厚，是以縱已大雪漫天，他也並未多加衣服，一襲單衣直接步入雪中，走了半晌才想起來，小美人兒怕是要嫌他冷。
凝神細想，蘇銜頗有興致地扯了下嘴角，倒想知道他若身上冰涼涼的去見她，這狗腿小美人兒會怎麼做了。
不多時他步入臥房，邁進門檻，沒看見人，又走了兩步，他才看到她已縮進被子裡，不禁神情複雜地多看了那團被子兩眼。
丞相府先前有過八個通房，還沒有哪個在他第一次來時就這樣直接躺進被中，她們大多會先自己找點事幹，或是讀一讀書，或是側臥茶榻上嘗兩道點心，姿態優雅地等著他來，小狗腿果然不太一樣。
蘇銜褪了外衣走過去，坐到床邊，這才看出她是背對著他躺的，頭還蒙在被子裡，他一時甚至懷疑她是不是已經睡著了。
兀自笑了聲，蘇銜碰了碰她的後背，「謝雲苔。」

錦被之中，謝雲苔身形一僵。

她方才不知怎的，又不知不覺流了眼淚，隱隱察覺一股寒氣逼來，正手忙腳亂地將眼淚抹掉，他就直接叫了她。

謝雲苔心中掙扎了一下，知道不能不理他，揭開被子，緩緩翻過身，「公子……」她低垂著眉眼掩飾哭過的痕跡，但泛紅的眼圈實在明顯，蘇銜忍不住皺起眉頭，

「哭什麼？」

謝雲苔使勁地咬住櫻唇，搖頭，「沒事。」

「什麼沒事。」蘇銜半躺下來，以手支頤，不耐地看著她。

她這般在床上哭，看著像他欺負了她，然後他口氣一沉，就見她嬌容繃緊，竭力地將淚意往回忍，看上去更像他在欺負她了。

蘇銜無奈，伸手撫過她的臉頰，「不怕啊，爺很疼人的。」

謝雲苔點點頭，訥訥地應了聲，「嗯。」

蘇銜眉心蹙得更深了兩分，初時只當她是害怕，但這兩句交談間倒覺得恐懼並無那麼多，委屈倒是很明顯。

他有點失了耐性，但人在自己床上，又禁不住多看兩眼，沒好氣地問她，「到底怎麼了？」

謝雲苔緊緊閉著口，嬌軟的粉唇抿得發白。

蘇銜的耐心更差了，「說，妳老實說我不怪妳。」

謝雲苔微微一顫，心下鬼使神差地為他補上了後半句——不說實話把妳十個指頭全剁了！

她羽睫輕顫起來，一滴掛在睫上的淚珠落到枕頭上，張了張口，終於說了話，「公子能不能……能不能……」她沒底氣地又低下眼，聲音越來越虛，「能不能放過奴婢？」

蘇銜額上青筋一跳，「這叫什麼話？」

怒火激出恐懼，纖纖十指驟地伸來，一把攥在他衣袖上，滯了滯，她又怯怯地縮回手去。

大概是話已起了頭，謝雲苔在巨大的恐懼之後倏爾冷靜下來，美眸低垂著，聲音變得平靜，「奴婢是有婚約的，便是公子今天看到那人……奴婢也不知自己賣進來是要當通房的。」

她頓了頓，再度抬眸，一雙美目淚汪汪地望著他，小心翼翼地問：「公子放過奴婢，可以嗎？打發奴婢去做什麼都可以，奴婢都會好好做的。」言辭認真懇切。她能想到最差的結果是他現在就要了她的命，但若他肯打發她去做別的呢？

若他成心把府裡的髒活累活都壓給她，雖然還是有可能會死，可也或許還有一線生機。

謝雲苔說完，心跳已快到極致，目不轉睛地望著他，連眼睛都不敢眨一下，面前與她對視的雙眼一分分瞓起，透出的冷意讓人望而生寒。

過了半晌，他就這樣瞓著眼睛向她伸出手，手探入衣襟攬在她腰間，觸及肌膚的剎那讓她一陣戰慄。

謝雲苔牙關咬緊，不敢掙扎也不敢說話，只好閉上眼睛，視死如歸一般。

面前突然一熱，他湊到跟前鼻息撲在她臉上，「聽話啊——進了爺的府就是爺的人，妳那個未婚夫看著也不像什麼好東西，小美人兒咱不要他了。」

他口吻戲謔，但心裡確實是這樣想的。

白日裡一見，他原以為他們是兄妹關係，家中出了事，妹妹偷溜出來賣身為家中解困，當兄長的日後還要撐起家裡，一時只能任由妹妹留在這裡是沒辦法的事。可若是未婚夫，但凡心裡真有她幾分，這般態度就都顯得太不痛不癢了一點。

謝雲苔卻眉心一皺，「公子別這樣說。」

「這麼喜歡他？」蘇銜淡看著她，眉間的不快一分分漫開，最終滲出一聲冷笑，

「那不如把妳賣進窯子，換錢再買一個來。」

謝雲苔後脊一緊，心裡的支撐一下子崩了。

「公子！」她驚坐起身，眼淚驀然又湧出來，磕磕巴巴地抽噎著，「不要……不要！奴婢願意的！」

蘇銜仍那樣淡看著她，一語不發。

她僵了僵，貝齒緊咬住嘴唇，雙手瑟縮著伸向他，他蹙眉，看她的手一直伸到他腰際，生疏而恐懼地解他的腰帶。

「夠了。」蘇銜撥開她的手，煩躁地翻身下床，立在床邊側首定睛一看，床上少女眸中懼意更甚三分，剪水雙瞳中仍盈著淚，卻被這份懼意震得再流不下一滴。她緊緊地盯著他，「公子……」聲音嬌軟，可憐兮兮的。

蘇銜一腔怒火莫名地發不出來，不禁胸口憋悶，深吸一口氣，他生硬道：「不許哭，睡覺！」

謝雲苔瞬間閉口，一點聲音都沒有了。

正當她思忖他的意思是不是讓她回房睡覺的時候，他理所當然地又躺回來，她面色一白，卻見他扯過被子一蓋，翻身背對著她自顧自地睡了。

謝雲苔心驚肉跳地看著他，不敢擅自離開，也不敢就這樣跟他睡，她怔怔地枯坐著，一直坐到屋裡案上留下的燭臺燃盡，在滋啦一聲中熄滅，屋中陷入一片黑暗。謝雲苔側耳聽了聽，他的呼吸已然平穩，應是睡熟了，她便輕手輕腳地摸下了榻，半分也不敢碰到他，悄無聲息地尋向對面的茶榻。

茶榻是一方供人飲茶的木製大椅，正當中有榻桌，用以放些茶和點心，兩旁有方墊供人落坐品茶，方墊之下亦還有一整塊厚實的軟墊鋪滿整個榻面，冷是不會冷的，只是沒有被子。

謝雲苔站在茶榻前短暫地猶豫，便躺了上去，供人落坐的方墊折了一折當做枕頭，打算這樣湊合睡上一會兒，在天明前悄悄回床上去。

幾步外的床上，蘇銜冷冷地看著她。

他睡眠極淺，她一動他就醒了，多年的習武又令他夜視能力極好，便看著她躡手躡腳地從床上溜走。

呵，他看她是嫌命長。

蘇銜心下冷笑，翻身平躺，望著床帳生悶氣，花錢買來的小通房洗得香噴噴的躺

到他床上，卻硬是不給睡，他這算被仙人跳了吧？

在黑暗裡兀自撇了下嘴，他又往茶榻那邊乜了一眼，要不一掌拍死得了……

蘇銜眼底溢出一層陰狠，盯了她半晌，終是搖頭，翻身不再理會。

Crescent Family